

刘雪庵传

李明忠 著

流亡三曲新民族女族
强唱林人心生震前钱
是抗故中华儿女保家



李振利书



刘雪庵先生故居《原居》音乐村与刘雪庵先生



刘雪庵五个子女和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佳佳（左四）



北京市文联主席金铁霖（右一）



刘雪庵(1936年)



乔景云(刘雪庵妻子)



本雜誌主編人
黃白先生 梅友梅先生 馬章魯先生



《长城》週作會農子



編輯部 黃白 梅友梅 馬章魯 陳又非 張福民 李景雲 丁東蓀
李曉東 曹白 曹立編 沈仲復 趙澤勳



从左至右江定仙、贺绿汀、刘雷庵



著名歌唱家周小燕三唱《长城谣》
坐者为刘雷庵 立者左起江定仙、周小燕、夏之秋



金山 (1980年)

金山 (夏之秋赠)



刘雷庵 (1979年)



夏之秋 江定仙 贺绿汀 (贺友兰侄女) 李惟宁 刘雷庵 老茂诚
(1980年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



刘 雪 庵 传

《刘雪庵传》是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她以《何日君再来》、《长城谣》、《离家》、《上前线》、《红豆词》和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管弦乐总谱等传世经典的创作经过和巨大影响，再现了一个音乐痴人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以及对中国抗战的突出贡献，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何日君再来》这一最富盛名、最具争议的世界名曲的成因、流行、遭禁以及越禁越流行的前因后果。《何日君再来》唱红了周璇、李香兰、邓丽君等三十余位巨星，有四十余个版本流传东南亚和全球华人圈，创造了滚滚财富。此曲越火爆，作曲家命运越凄惨，而他的追求越是执著。这部传记小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给我们留下关于艺术家与时代风云、家国情怀以及大师的成长等诸多思考。

（重庆市版权局作品登记号：31-2011-A-6566 号）

刘雪庵传

《刘雪庵传》是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她以《何日君再来》、《长城谣》、《离家》、《上前线》、《红豆词》和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管弦乐总谱等传世经典的创作经过和巨大影响，再现了一个音乐痴人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以及对中国抗战的突出贡献，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何日君再来》这一最富盛名、最具争议的世界名曲的成因、流行、遭禁以及越禁越流行的前因后果。《何日君再来》唱红了周璇、李香兰、邓丽君等三十余位巨星，有四十余个版本流传东南亚和全球华人圈，创造了滚滚财富。此曲越火爆，作曲家命运越凄惨，而他的追求越是执著。这部传记小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给我们留下关于艺术家与时代风云、家国情怀以及大师的成长等诸多思考。

（重庆市版权局作品登记号：31-2011-A-6566 号）

目 录

第一章	飘零的落花·····	1
第一节	苦命儿·····	1
第二节	刘校长·····	41
第三节	鹏程万里是飞翔·····	67
第四节	飘零的落花·····	99
第一章	长城谣·····	131
第一节	战歌·····	131
第二节	流亡三部曲·····	161
第三节	长城谣·····	177
第二章	追寻·····	200
第一节	屈原·····	200
第二节	红豆词·····	235
第三节	追寻·····	258
第三章	何日君再来·····	278
第一节	飞雁·····	278
第二节	说了心腹话之后·····	300
第三节	向谁去呜咽诉不平·····	316
第四节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338
第五节	每张笑脸都含着辛酸·····	363
第六节	万转千回血泪干·····	381
附：刘雪庵大事年表·····		415
后记·····		420

第一章 飘零的落花

第一节 苦命儿

“开城门了——”随着一声欢乐的吼叫，喜庆的爆竹声声炸鸣，此呼彼应，把那压抑很久的喜悦和激动接二连三地冲入云霄。锣鼓敲响欢腾，远近相接，震得地皮发颤。欢乐的声浪震撼铜梁县城，惊起一群群鸟儿飞往城外，又忍不住好奇和兴奋，盘旋着向城中探望。

在县城东门狮子坎的盐店旁，有一座被巨型黄葛树遮蔽的四合院。院子里的人们欢腾起来，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笑着，跳着，一个接一个闪出家门，就连缠着裹脚布的妇人也踮着一双冬笋一样的小脚，乐颠颠地奔向大街，追随着儿孙们的脚步，去疯，去看热闹。

城门关了整整一年，铜梁县城成了孤城，城里人都快憋死了。

这是民国五年，军阀割据，四川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刘湘强行整编铜梁县的自卫团队，收走了所有枪支弹药，团丁赤手空拳作鸟兽散。有城无防，巴岳山土匪蒋华齐横行无忌，在青天白日里，大摇大摆行走县城劫财劫色，然后从容离去。县城流着血泪，紧闭城门，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今天大年十五，春阳灿烂，铜梁上空愁云消散，新编的自卫团队出奇兵直捣匪巢，擒获了匪首蒋华齐，在菜市口开刀处斩。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同时洞开，乡下百姓蜂拥而至。

除去匪患，县域复归宁静，商界行帮连夜赶制龙灯，欢天喜地过大年。铁业社耍“火龙”，教育口玩“鱼跃龙门”、“十八学士”，百货界舞“大蠕龙”、“彩龙”，屠宰业的“板凳龙”、“猪啃南瓜”，

佛门的“蚌戏沙弥”一齐登场。

四合院里的刘家，一位习书的少年对窗独坐，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们都疯闹去了，却不敢挪动半步。这时，鞭炮声噼里啪啦一阵紧似一阵，响到了院子门前，他再也坐不住了，丢下手中毛笔，小鸟似地飞了出去，跟跨进家门的父亲撞了个满怀，吓得急忙回头，仓惶俯身书案，拿起毛笔，在砚台边上调理笔毫，一双眼睛畏怯地瞟向父亲，握笔的手不住地颤抖。

父亲动怒了，取下挂在门后的楠竹枝，奔到桌边，抓过习字本，就要抽打孩子。

孩子正在临帖，临的是清代书家何绍基，一笔一画，颇有神韵。父亲舒了口气，目光里的火焰渐渐熄灭。

孩子近视，又不敢看父亲的眼睛，却敏感到老爸消气了，就畏怯地伸出小手，想拿过习字本，却挨了重重一鞭。原来，父亲发现，在习字本的反面画着画儿，就又生气了，边打，边骂他分心，习字本上画画，简直是鬼画桃符。父亲望着眼泪汪汪的孩子，训斥：“你还哭？十一岁了，耍心还不收？火炮响了，脚板心就痒？你看看隔壁家的毛狗，才满十五岁，就当爹，成家立业了！”

骂了儿子，再看图画，却消气了。儿子画得可好呢：舞龙人衣带飘飘，龙灯线条流畅，很有味道。父亲点点头，严峻的目光里隐藏着一丝微笑。他想，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何况才十一岁的少年呢，外面闹得天翻地覆，哪个小孩坐得住？他摸摸儿子的脑袋，说：“好吧，你去耍哈儿，今天的龙灯多，就在家门旁的狮子坎看，龙灯队到别处去玩，你马上给我回家！”

龙灯鼓乐渐行渐远，少年如约归来，正襟危坐，专注于习字。父亲想检验儿子是否专心，就蹑手蹑脚走到他身后，伸手抽取毛笔。

孩子专心，握得很紧。父亲抽了个空，不由得笑了，但一看习字本，却气不打一处来：在习字本反面，还写着一串串不明不白的东西。

少年听父亲语气严厉，担心又要挨打，赶紧解释：“这是《朝天子》，‘肉龙舞’的曲调儿，很好听哟。”

父亲定睛一看，确实是“肉龙舞”的鼓乐，有曲调，锣鼓字谱，以及马锣、堂鼓、铜钹、小鼓的配合。哟，记得还真准呢！父亲看看儿子，目光充满慈爱，问：“你在哪里抄的？”

孩子摇摇头，说：“不是抄的，是用心记的，然后，回家写出来的。”

父亲大喜过望。孩子有音乐天赋，悟性高，记忆也好。这龙灯鼓乐一直以来口口相传，还没看见有谁用文字记录出来。他居然记出来了。奇怪吧？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孩子四岁时就在龙灯队当“灵童”，每年从腊月三十一一直到正月十五，白天夜里都在舞龙场上，在铜梁城，是出了名的“小玩友”，坐在架香椅上，引得大人围观，神气得意，天真可爱。多年的耳濡目染，他对舞龙的鼓乐已经烂熟于心了。孩子有慧根，曲调听上几遍，就能哼唱，进入私塾以后，成长更是可喜，琴棋书画都胜过同龄人，尤其是记忆好，唐诗宋词过目不忘。尽管如此，父亲见他将龙灯鼓乐记得毫厘不差，依然觉得有些意外，便问：“这曲调，你会拉吗？”

就在这时，鼓乐声、鞭炮声由远而近，又一支龙舞队玩来了。

“爸，肉龙来了，就是这个调儿。”少年眼睛闪过一道极亮的光波，伸手拿起躺在书桌上的二胡，调调弦，运运弓，一曲激烈欢快的乐章就在指尖翻波涌浪，排山倒海。

父亲是玩龙高手，一听就听明白。这娃儿拉得有板有眼，和舞龙的节奏丝丝入扣：舞得缓慢，拉得悠扬；玩得激烈，拉得轻快；

龙回头时，舒缓流畅；龙穿花处，铿锵分明；龙行虎步，碎弓颤抖，弓弦在琴筒上急速往返；龙身盘绕，缓慢揉弦情深意长。一曲拉完，龙舞也就收工了。这是在伴奏，又像是在指挥舞龙。父亲笑出了声，拍拍儿子的头，说：“好了，不拉了，你去玩吧！”

“啊！”儿子获得解放，就像小鸟出笼，舒展双翅飞了出去。

“隔鞭炮远点，注意安全啊！”父亲冲儿子背影吼道。

父亲叫刘朝栋，祖籍湖南衡阳。明末时，张献忠血腥屠杀，四川十室九空，刘氏家族被迫公迁入川，在川东的铜梁生息繁衍。刘氏家谱字辈排序为“永、世、登、朝、廷；学、博、纯、阳、远……”到了刘朝栋这一辈，刘氏家族已在铜梁繁衍到了第四代。刘朝栋娶了两房，原配吴氏，塾师的女儿，生下两男两女后英年早逝；填房熊氏，乡下雇农出身，五兄妹中排行第四。熊氏育有三男一女，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七日生下头胎男孩，就是开头的少年，辈分为“廷”，名唤廷玳。

刘朝栋在敬节堂当差，此前做过塾师，身材高大健壮，眼睛小，近视，常是一副乐天安命很随和的神态。他为人善良。强盗进了家里，被他抓住了，他心软，放了贼人，想想人家背了个贼名，两手空空，多不划算，于是，给强盗舀了一升米，装进袋里，硬要人家提走。强盗很感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发誓此生再不为盗，这个故事在巴川百姓口中传播着。他还热心公务，每逢饥谨年月，大户人家开仓赈济灾民，他总是忙着维持秩序，搀扶老弱病残者，帮他们把米送去家里。县城百姓都敬重他。刘朝栋对孩子却没有耐心，孩子多了，负担重，哪个孩子不听话，心情就不好，常发脾气，训斥打骂。前房妻子去世前，生了很久的病，耗尽了家中积蓄，生活从此入不敷出，寅吃卯粮。长子刘廷瑛坐堂行医后，家境才开始好

转。二儿子刘廷理顽皮，时常惹是生非，前不久，送去云南当兵吃粮，又去了一块心病。眼下，他对续弦所生的刘廷玳寄以厚望，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刘廷玳沉默少语，心灵手巧，刘朝栋对他特别用心，特别严厉，五岁发蒙，就教他习书，绘画，拉二胡、弹琵琶、古筝。每一支曲、每一篇字、每一幅画儿都要亲自验收。错了一个地方，或者是写得不好，画得不真，小廷玳就惨了，那楠竹枝就会呼啸着亲吻肌肤。楠竹枝很细很结实，一抽就是一条血痕，痛得钻心，小廷玳不得不照着父亲说的做。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练习，少了同龄小伙伴的许多乐趣。这不只是害怕，还有母亲的话起了作用。母亲说，你体质弱，武不得，就来文的。你不想学艺，只有去下苦力，吃得消吗？妈妈的话点醒了他，他真的爱上音乐了。

爸爸开恩，他好高兴，蹦出家门，踩着鼓乐的节奏，像一条灵动的鱼，敏捷地摇着尾巴，嬉游在欢乐的激流中。

刘廷玳家旁的狮子坎是定点舞龙场。

狮子坎在县城东门大街，省城官道进铜梁，这里是终点。狮子牌坊高高矗立，为县城地标建筑，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落轿，穿过狮子拱卫的牌坊门，沿着石阶而下，徒步进城。牌坊左右两侧大街，清一色的木质穿榫、青瓦屋顶平房，而正对的街道则是本城繁华的店面，一楼一底，底楼为门市，茶坊酒肆旗幡招摇，栈房店铺货来人往。楼上住家，窗台面对大街，供小姐在绣楼打望，也有老人临街品茗，当然，每逢县城有重大的游行表演，每家的窗口就是天然的观礼台。

匪患平息，狮子坎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这天舞龙欢庆，寒风

凛冽，小雨夹着雪花簌簌飘飞，满街都是泥泞，但是，人们兴致高昂，笑逐颜开，会朋友的，走亲戚的，看热闹的，熙来攘往。街头挂满了鞭炮，一绺绺，一串串，一坨坨，悬吊着，斜撑着，在窗口，在门口，在树杈上晃动。

看热闹的人群中，最活跃的就是小孩子了。他们见缝就钻，追随着龙灯队伍，踏得稀泥四溅。人潮汹涌澎湃，把小孩子浪到一边。鞭炮噼里啪啦当头炸响，一炸一团烟雾，一响一道火光，纸屑、泥尘纷纷扬扬洒落下来，人们哄笑着闪避。小孩们趁机钻了上去，拣落在地上没有爆炸的鞭炮，装进衣袋。

一个冒着青烟的鞭炮在刘廷玳脚下旋转，他慌了，顺势一脚踢开。那鞭炮闪着火光，在一个小伙伴脚边炸响，把他的裤子烧了一个洞。这本来就没事了，因为刘廷玳无意，任何人都没看见是他踢飞的，可他为人诚实，慌忙冲到小伙伴跟前，关切地说：“炸着没有？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挨炸者在狮子坎是出了名儿的“小霸王”，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的角色。你要是得罪了他，他总是加倍报复。黑更半夜，他会跑你家门槛下拉屎，让你清早出门脚下一滑，仰面一跤，满身是屎。有一回，一个小伙伴把他撞翻了，小霸王就把那个小伙伴的裤子剥了挂在树上，等人家爬上树取时，就在树干上糊牛粪，人家滑下树，满胯肮脏，只得翘着光屁股在河边清洗，他又抛石头，溅得人家浑身水流。刘廷玳从不和他玩，不晓得这些事，以为赔个不是，就完事了。谁知道小霸王不依不饶，抓住他就打。事情还没有了结，一股欢腾的浪潮涌来，就把两个少年冲散了。

欢呼声中，舞来“跳加官”，给为民除害的县太爷祈福，希望他连升三级。舞者戴官帽，着官服，扮相逗趣，碎步踉跄，似有醉意。

一声锣响，舞者把官服一掀，飞起一脚，大喝一声，头顶上飞来一顶七品芝麻官的乌纱帽。人们正在喝彩，又听得两声锣响，舞者踏着碎步，急速行进，一个急转弯，衣襟一展，六品官帽稳稳当当戴在头上。舞者笑声朗朗，挥手向观众致意。观众屏住呼吸，惊得目瞪口呆，正在想这官帽从何处飞来，那舞者又开始变魔术了。他踱着官步，踌躇满志，徐徐行走，拱手拜四方，给市民拜大年，一躬九十度，挺起腰来，头顶乌纱变成了五品官帽，身上穿的也是五品官服了。

欢叫声突然爆发，人潮滚滚，汹涌着向四方扩散。后面的观众看不见，拼命往前挤，前排观众蹬起八字脚，死扛着背后的压力，倾力向后退，一时间，你挤我，我推你，涌起湍急的涡流，回旋，荡漾，眼看就要踩死人！

忽然，后面的观众大笑起来，散开了，湍急的人流顿然稀释——原来，小廷玳哼着曲谱，比手画脚，学着跳加官的一招一式。他一带头，一大群孩子跟着学，儿童的天真稚拙引起民众围观，哄笑声，叫好声炸出欢乐的声浪，从狮子坎涌到东桥、南桥，又回到大十字，一路人潮滚滚，鞭炮一声比一声脆。

唢呐声中，浮来顷顷烟云，一群姑娘举着鱼、鳖、虾、蟹欢笑而来，“鱼跃龙门”好戏登场了。小廷玳立在街边，眼睛滴溜溜转。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刘廷玳看民俗，看出了锣鼓音乐和舞蹈套路的丝丝入扣。唢呐吹奏“水龙吟”，迷雾中飘来高耸的山崖，形成险峻的“龙门”。“小赶捶”锣鼓随之急促响起，模拟出飞流直下，波涛汹涌一泻千丈的恢弘气势。鲤鱼活蹦乱跳，滑动着灵动的尾巴，迎着烟涛逆流而上。马锣、大钹、堂鼓、小鼓各种配器一起奏响，时强时弱，时快时慢，渲染出狂风暴雨、悬崖恶浪的景

象。突然静场，铜钹颤音荡漾，烟云散去，碧水长天横在头顶，鲤鱼咬住尾巴耸身一跃，划一道优美的弧线，变为神光闪烁的巨龙，铺开金灿灿的鳞甲，舞动亮闪闪的龙身，翻江倒海而来。所有音响一起迸发，如雷鸣电闪，惊涛拍岸。小廷玳看龙舞，还看见了连环相扣的线条艺术。色彩斑斓的龙身挥洒着具有弹性张力的彩墨线条，将奇险万状、刚圆遒劲的结体构图，挥洒成眨眼之间变化百出的惊喜感叹。龙身圆、缠、滚、腾，不折不皱，舞出柔和、圆润，无限延伸的视觉效果。

龙舞结束，他缠着龙头大哥，叫他哼乐谱，别人哼一句，他学一句，一直到烂熟于心，才肯罢休。

多年以后，“鱼咬尾”、“连环扣”的线条艺术就在他谱写的《中国组曲》、《红豆词》、《远看花》、《惜诵》等曲子中飞舞，盘旋，虬痕龙迹的线的韵律，使得原本曲折、有休止符的弦律紧密衔接，环环相扣。

街头渐渐平静，院子里可闹翻了天。小伙伴们拣了没有爆炸的鞭炮，装了满满一口袋，一个接一个点着玩。几只鸡受到惊吓，逃命似地尖叫着，扑腾着飞上了屋檐。

小廷玳不玩鞭炮。他记住了“跳加官”的乐谱，要赶紧写下来。

“小霸王”寻仇来了，点燃鞭炮抛来炸他。第一声炮响，刘廷玳还没在意，接二连三在身边爆炸，他才发现有危险，就飞快往家里跑，真是一步一声雷鸣，一响一道青烟。

小廷玳逃回家里，坐在窗前小桌边。小霸王跟踪而至，“啪、啪、啪”不断扔来，幸好被窗户上的木条挡住，但是，泥尘纸屑还是飘了刘廷玳一头一脸。那炸鸣声在屋里震荡，吓得妈妈的手一抖，哇

唧一声，菜刀掉在地上。

刘廷玳的大哥回家了，小霸王不敢恋战，悻悻地走了。

大哥跨进家门，对三弟的后背猛击一掌，嚷道：“让开！”小弟吓得慌忙起身。大哥掏出口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搁，炒米糖、砂胡豆、落花生掩埋了习字本。大哥对廷玳和继母总是居高临下，傲慢无礼。他一屁股坐下，就把脚跷在桌上，剥着花生，把砂胡豆嚼得蹦蹦响，边吃，边指挥，道：“书呆子，大哥耍龙灯累了，端杯水来！”

廷玳气愤大哥，嘟着嘴，站着不动。

大哥生气了，训斥道：“你一天吃现成，端杯水都不干嗦？你不愿意，我叫你妈伺候。”

熊氏当后娘已经十二年了，刘廷瑛从没叫她一声妈。他讨厌这个后娘是从她进家门煮第一顿饭开始的。那一餐有煮咸蛋，后娘喜欢刘廷瑛，选了一个最大的，剥壳后，放进大儿子饭碗里。大儿子一吃，竟然是臭蛋，“哇”地一声吐了，继而盛怒，“啪”地一声，把饭碗摔在地上，跺着脚离开饭桌。后娘急了，颠着一双小脚，凄凄惶惶撵上去赔不是。刘廷瑛走进自己的房间，突然转身，指着后娘的鼻子，狠狠地说：“你想害死我，是不是？”然后，重重地关上门，“哐——”一声巨响，震得屋瓦稀里哗啦响。

本来是讨好，却弄巧成拙，后娘伤心委屈，两腿一软，瘫在大儿子门口，嚤嚤啜泣。

事情发展如惊雷闪电，刘朝栋还没反应过来，大儿子已把自己关进了里屋。他高声喊儿子开门，儿子不理，就气愤，骂骂咧咧：

“你不吃，老子喂狗，那狗还摇几下尾巴。”

骂了，没用。老大被惯坏了，奈何不得，他心疼新妻，劝慰着，